

大渡魂

顾汶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大渡魂

顾汶光 著

贵 州 人 民 大 学 社

一九八三年·六·贵阳

责任编辑 周珍元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夏顺利
插图 宋剑峰
封面字 冯济泉

大 渡 魂

顾汶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87千字 6插图

1984年 1月第1版 1984年 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00

书号 10115·514 定价 0.98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作家顾汝光继《天国恨》之后，又一部描写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长篇历史小说。内容主要反映太平天国内讫后，翼王石达开率部西征，第四次入川，被清军围困大渡河畔，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灭。最后，石达开舍命保全剩下的七千太平军，在成都壮烈牺牲。《大渡魂》可说是《天国恨》的姐妹篇。

小说通过太平军强渡大渡河失败后，石达开的爱妻潘王娘投江而死，以身殉节；刘王娘负伤被俘后，在敌人公堂上，当着石达开的面，碰柱身亡……惊心动魄情节的描写，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从而成功地塑造了潘珏、刘嫚……一个个忠于天国，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可歌可泣的巾帼英雄的光辉形象。

小说还通过对石达开身陷绝境的内心活动的描写，深刻揭示了：石达开孤军西征，陷入绝境；半渡撤军，坐失战机；错杀王培淦老人，失去彝家支援等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从而造成的这场悲剧的血的教训。同时，小说还对叛徒张遂谋卖主求荣的卑劣行径，无情地进行了揭露和鞭笞。

目 录

第一章	叛离·····	(1)
第二章	庆嗣·····	(36)
第三章	误杀·····	(63)
第四章	强渡·····	(93)
第五章	草书·····	(123)
第六章	潘珏·····	(151)
第七章	投江·····	(177)
第八章	断琴·····	(208)
第九章	就义·····	(238)
第十章	自绝·····	(267)
	尾声·····	(287)

叛 离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①拂晓，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声，渐渐沉寂下来。四川省宁远府冕宁县城外，刺鼻的硝烟伴着浓重的血腥味，在山野里弥漫。紧贴城墙的护城街已被摧毁，瓦砾遍地，余烬燃烧，滚滚浓烟直冲天际。草地上，田地里，到处是清兵的尸体和狼藉遍地的皮盔，断矛、军旗、死马……看得出，这里曾经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冕宁城头的旗竿上，清军的绿色旗帜，已被太平天国的杏黄旗代替。

城里城外，扎着红头巾，蓄着长发的太平圣兵们正忙碌不停，有的扑灭余火，有的打扫战场，有的鸣锣安民，一切显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被战争吓得惶惶不安的老百姓，渐渐安定了。几个大胆的小贩，挎着食物沿街叫卖，遇着太平

军也不回避。

靠近北门的一堵断墙上，许多汉、彝百姓，在围观盖有翼王大印的“安民告示”。

一位须发斑白的彝族老人，操一口流利的汉话，朗朗地念道：“照得爱民者宁捐躯以救民，必不忍伤民而为己……本主将立志恢复华夏，致意安民……”念着念着，他感慨地对身旁的一位彝族青年说：

“阿沙，太平天兵，果真是仁义之师！”

话没说完，另一青年拉了拉他的袖子，说：

“王培淦大爷，看，正给穷人放赈哩。”

王培淦大爷扭头一看，北门边，一队太平军正给穷苦百姓发放赈粮。他微微一笑，说：

“走，阿沙，看看去吧！”

许多人跟他去了。一个身着道装，风神飘逸，手执卜卦招儿，年约四十五岁左右的汉子，在人群中扭头盯着王培淦的背影，机敏的眼睛闪射着熠熠光焰。

两名太平军将领一边说笑，一边走过来。算命先生朝他们瞥了一眼，连忙低下头，扛起招儿，大踏步往西边走去。布招儿上“神相王”三个红色隶字，分外醒目。

一位将领突然停步，皱起眉头说：

“看，又是他，‘神相王’！”

另一位浓眉虬髯的将领两手一拍，叫道：

“曾宰辅，小弟去将他抓来，如何？”

曾宰辅点头道：

“好，韦丞相。不过，可别吓着他。”

韦丞相方欲追去，只见那“神相王”走到一片树林边，牵出匹炭黑色的骏马，纵身腾上马背，一溜烟消失在视野之外……

二

第三天下午，红日恹恹，悬于天际，山凝树静，没有一丝风，天气闷热，溽暑难熬。四川省清溪县南面的官道上，黄尘弥漫，看不见一个人影。突然，一匹疾驰的快马自南而来，四蹄翻飞，卷起一溜尘土，得得的蹄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快到清溪县城，马蹄声慢了下来。马上身穿道袍的人，朝清溪县界牌看了一眼，收拢缰绳，敏捷地跳下马来。

这汉子高矮适中，眉眼疏秀，体态清癯，举止文雅，面带倦意；古井般深沉的眼里，闪烁着冷酷的光芒。

他见四野无人，牵马避到树荫下，从袍袖里掏出块手绢，揩去一脸汗水，又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这才拈着疏朗的胡须，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对西边天际仔细观察起来。

西边天际，升起了一块形态怪异的浓云，四周镶着灰白透亮的边。它一忽儿象群马奔驰，一忽儿象雄峰耸峙，瞬息万变，无声无息地向上扩展着，弥漫着。

汉子皱纹深密的额头渐渐舒展，眉梢嘴角，流露出一丝

不易发现的笑意。当这片凶险的乌云迅疾向西斜的太阳涌去，他将右手从胡须上猛地挪开，从心底发出一阵得意的呼喊：“老天助我！老天助我！”

他习惯地掸了掸半旧的道袍，从马背上取下一根猩黄油亮的细竹竿，又从宽大的皂色道袍里拿出个布招儿，用竹竿穿上，扛在肩头。布招儿上是“神相王”三个红色隶字。尽管他心里异常激动，脸上却平静得象一潭死水，一举一动，都慢条斯理，安闲不迫。

收拾停当，他又向西天睨视了一眼，毫不顾惜地将马弃于官道旁，迈着坚定自信的步骤，沿着满是黄尘的路，向清溪县城走去……

清溪县城里一片凄凉，充满了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听到石达开部“发逆”即将过大渡河，北取成都的消息后，城里的士绅富户，或举家远避，或龟缩乡间，几乎藏匿一空了。特别是有女儿的人家，受谣言的影响，更是阖家惶惶，唯恐受“发逆”污辱。只有穷苦农家，既无力远涉，又没有财产被劫之虞，留在城里，听天由命。

今日有要员莅临，净了街。凄凉的街道上，时不时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清兵手执“回避”牌，驱赶过往的行人。

县署衙门前，柴戟高立，岗哨密布。卫士们持刀荷矛，腰别火枪，脸绷得象拉紧的弓弦，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谁敢讲一句话。

县衙内的议事堂里，聚集着十余名接到四川总督骆秉章

的手令，赶来这里参加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的文武官员。

高踞堂上主持会议的，是颇负盛名的湘军“儒将”、四川布政使刘蓉。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氏，四十七岁。少年时折节读书，熟通经史，与同乡曾国藩、罗泽南等交游讲学，关系极深，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在曾国藩营中担任过机要幕僚。后又隶罗泽南部，自领一军，屡立战功。最近，因石达开率部入川，湘军悍将、四川总督骆秉章知其文武全才，特奏请朝廷，将他调任四川布政使。

刘蓉蕴藉倜傥，一举一动间，自有儒雅的风度在。白净面皮，蓄着八字胡须，素有洁癖，衣着干净整洁，浑身上下一尘不染。虽有大事萦心，脸上的表情却异常冷静。

“诸君”。为了表示特殊的敬重，他对同是湘军出身的提督胡中和一笑，露出满口整齐的白牙。随即收敛笑容，用刀锋般幽冷凌厉的目光扫视堂下众将，严肃地说：“石逆此次入川，声势与去岁大不相同。其先遣中旂赖裕新为先锋，张翼王旗帜，出冕宁，渡峨江^②，攻邛州，逼成都，以诱我出兵堵截；复派其宰辅李复猷部骚扰川南、黔北一带，亦打出翼王旗号，以为疑兵，引诱我分军狙击；然后，自率主力乘间蹈隙，从巧家渡过金沙江，陷河西，出宁远，先锋已达冕宁。石逆用兵之狡，实为久历戎行者所少见。”他停下来，潇洒地略拱双手，做了个自谦之态，继续说道：“学生虽才疏学浅，缺谋少智，然受朝廷之命，骆中堂之托，亲至前敌督

师，愿与诸君同心协力，荡污涤腥，灭此巨寇，上以抒圣虑，下以振民心。然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学生自省城来，下车伊始，对石逆近况尚有未能了然之处；不如诸君朝夕与贼周旋，洞悉其底蕴。还望诸君将近日石逆情形，各军布防情况一一告之，然后，共商围剿之策。”

胡中和地位最高，又与刘蓉同乡同里，平日稔熟。诸文武官员都将目光投向他，等他先说话，以避僭越之嫌。他对此感到满意，抱拳对众人一一示意。然后，做出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说：

“霞翁说得不错，石逆善布疑兵，声东击西，狡诈异常。以进逼冕宁一股发逆而论，是否石逆亲自率领，元政尚有不明之处。”

“哦？”刘蓉暗吃一惊。心想，进攻冕宁的太平军，即石达开的主力，这是大家公认的，也是无数谍报所证实了的。而胡中和却提出异议，不能不使人感到意外。

重庆镇总兵唐友耕近两年常与石达开交手，自以为知情，对胡中和所说的话很不以为然。他挪了挪魁伟的身体，抢着问道：

“军门大人，石逆正向冕宁疾进，无数谍报，确凿可据。难道还有第二个石达开不成？！”

这唐友耕原是声势浩大的李永和、蓝大顺义军中的一名小头目。三年前，率二百余人背叛李、蓝，投降了清军。因其强悍勇猛，屡立战功，很得清廷赏识，扶摇直上。三年内，升到二品总兵的高位，镇守重庆，雄据一方。因此，威

风张扬，桀骜不驯。

胡中和瞧不起这位赳赳武夫，贼中降将，颇不高兴地扫他一眼，大约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便不屑地对他耸了耸鼻子，转脸对刘蓉说：

“霞翁，此战事关大局，极为重要，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元政绝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设若石逆果在彼而不在此，误中其奸计，则必将危及全局，不堪收拾！”

唐友耕受了他的白眼，心里很不高兴，又碍于他是顶头上司，不敢当面顶撞，亦不甘受人轻视，便对他一拱手，暗含讥讽地问：

“这石达开第二究竟在何处？还望军门大人点拨明白，以便刘藩台调度全局。”

刘蓉意在调和，对唐友耕摆摆手，示意他住口；又对胡中和点点头，专注地倾听。

“前日，一支万余人的发逆，大张石逆旗号，攻陷了打箭炉厅的八角楼。”

刘蓉的眉毛一扬，暗想道：赖裕新已在白沙沟被土司的滚木礮石压死，余部由唐日荣率领，攻入川北；李复猷尚在遵义、桐梓一带徘徊，哪来的这一支奇兵呢？为何又张“石”字旗？石逆本人在哪里？倒真叫人颇费猜疑。

大家议论开了。有主张仍旧防守大渡河一线的，有主张集中兵力进攻八角楼的，有主张平均分配兵力，两头兼顾的。大家正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一名幕友进堂禀报：

“越隽厅参将杨应刚部在冕宁城外被石逆击溃，杨本人正

在堂外候见。”

刘蓉脸色一变，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说：

“叫他进来。”

一名三十来岁的武将被召进堂内，在刘蓉面前跪下，伏地顿首道：

“罪将杨应刚叩见藩台大人。”

“起来，坐下。”刘蓉宽容地说，不住地打量他。杨应刚那副精明强干的神气，倒使刘蓉喜欢。“胜败兵家常事，何况你兵单力弱，原非石逆对手，不能怪罪于你。你既与之对阵，可知石达开本人究竟在军中么？”

“这？”杨应刚一时弄不明白，刘蓉为何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想了片刻，才说：“这股发逆异常强悍，定是石逆主力。但交锋时，未将未见翼王的黄盖、旗帜。石逆本人是否在其中，未将实不敢臆断。”

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这支太平军主力没有翼王旗帜，而另一支神密的队伍，却大张“石”字帅旗。满座文武第二次吃惊了。

而恰恰这一个疑窦，帮助刘蓉澄清了心中的迷雾。他笑了笑，继续问：

“冕宁一战之后，石逆有何动静？”

“仅在冕宁驻扎一日，即往西北而去。”

刘蓉不再多问，下巴一点，左右幕僚立即将一幅四川地图在他面前展开。他并不就方才争论的问题表示意见，指着地图说：

“大渡河山高岸陡，水深流急，号称天险。沿岸数百里，仅泸定一桥勾通南北。石逆所部均系陆师，无舟可济，只须守住泸定桥，使其不能过河，再集中全省精锐之师攻之，何愁狂寇不灭。诸君以为如何？”

文武官员们刷一声立起，等待命令。刘蓉抚着疏朗的胡须，正要调兵遣将，布下天罗地网，一位皂隶进堂跪禀：

“有一卖卦先生不顾阻拦，硬闯到衙门前，声称有机密大事，要见藩台大人。”

“军机要地，岂容下九流胡闹，抓起来！”唐友耕勃然大怒，粗声大气地叫道。

“是。”皂隶恭谨地答应着，却不起身，斜眼看着刘蓉，等候吩咐。

“且慢。”刘蓉沉吟片刻，皱起眉头，问道：“这人是谁？欲见本藩司何事？”

“回大人话，这位先生自称‘神相王’，说是专卜军机大事，百无一误。”

听得“神相王”三个字，刘蓉心中一动，向胡中和投去征询的眼光。

胡中和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

“军机要务，岂可问于巫卜？”

“不然。”刘蓉正色说：“此人来历不小，学生留意多时矣。今日不期而至，必定有机密大事相告。如果系石逆奸细再治罪不迟。左右，请‘神相王’进堂！诸君暂且入座。”

“神相王”手持招儿，昂然而入，旁若无人地拉把椅子

坐下，对刘蓉拈须微笑，似乎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是布政使大人的议事堂。

他的镇静使满座皆惊。刘蓉半晌无语，上上下下，把他打量了个仔细，这才问道：

“先生求见本司，何事赐教？”

“神相王”把招儿往地上轻轻一顿，说：

“特来为诸君吊丧。”

“为何出此狂言？”胡中和咄咄逼人地问。

“翼王兵出冕宁，渡河只在旦夕。而诸君尚在此高谈阔论，只怕大祸将临头了。”

听得“翼王”二字，唐友耕甚觉刺耳，霍地站起，怒形于色，喝问：

“你是谁？竟敢称石逆为翼王！”

“常言说：‘父虽不仁，子不得直呼其讳；君纵不义，臣不得以“逆”相称。’”“神相王”转向唐友耕，从容不迫地回答。

“那么，你真是石逆手下之贼了？”越雋厅同知周歧源冷冷一笑，问道。

“正是。”他坦然地说：“小将乃昔日翼王殿下之元宰张遂谋！”

胡中和象被蝎子螫了一下，从椅子上猛地跳起来，指着他问道：

“哦，你就是石逆的军师么？”

“正是。小将正是曾助翼王纵横半个天下，朝廷严旨捉

拿的‘逆首’张遂谋。今日，自投大人之手，听凭发落。”说完，他抚须一笑，安详地闭上眼睛。

满座文武始而目瞪口呆，继而哄然大哗，一个个瞠目结舌，紧盯住刘蓉。

刘蓉仰首暴发出一阵大笑：

“自古对敌国之来使，尚待之以礼，何况张先生大驾光临，更当以礼相待。诸君何以如此不能容人耶？左右，还不看茶来！”

张遂谋从皂隶手中接过盞，浅浅呷了一口，对刘蓉欠欠身，问道：

“小将来得突兀，大人不疑么？”

刘蓉收敛笑容，离座下阶，走到张遂谋的面前，执着他的手，谦抑而恳切地说：

“吾知先生两年前即与石逆分道扬镳，恩断义绝，何疑之有？实不相瞒，学生等待先生来归，已整整两载了。今日得见，幸甚，幸甚！”

“大人？！”众文武无不惊愕。

“大人？！”张遂谋也愕然了。

刘蓉冷静的目光扫过众将的面孔，落在张遂谋脸上，话语间充满自信：

“先生才兼文武，志向高远，岂能白白老死蓬蒿间？既离开石逆，必定不会自甘淡泊，浪迹江湖。故学生无日不引颈相望啊！”

张遂谋很受感动，放下茶盞，长叹道：

“大丈夫不能建丰功伟业，无颜立于世间！小将见翼王雄才大略，欲效诸葛、张良，助其夺取天下。谁知他溺于愚忠，不愿废天王以自代，一误再误，使王霸之业，付诸东流。屡谏不从，知其已无所作为，能不改弦另张，以遂平生之志么？”

作为清军重要头目，长期搜集敌情，与太平军对抗，刘蓉对天国内部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自然无不知晓。无论其他将领如何想，在他看来，张遂谋的来归，虽然有不少可疑之点，只要有所防范，无论如何，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三

早在九年前（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曾国藩的机要幕僚们大力搜集敌情，编成了《贼情汇纂》一书。根据天国诸王之间日益出现的矛盾，作出了东王杨秀清与北王韦昌辉“不久必有并吞之事”的判断。

果然不出所料，事隔两年，内讧真的发生了，太平天国由此而转入衰败。

那时，曾国藩的湘军初起，锐不可挡，肃清湖南之后，出湖北，陷武昌，攻半壁山，大败太平军于田家镇。接着，水陆并进，顺江东下，逼九江，窥湖口，节节胜利，凶焰狂炽，满以为可以直捣天京。为了挽救危局，石达开受命于败军之际，率部西征，一败曾国藩于湖口，再败之于九江。不